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貌相

李汉平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貌 相

李汉平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貌相 / 李汉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08 - 0

I. ①貌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9301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写故我在（代序）

十五岁那年，我写了一篇作文《长长的跑道》，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星星火炬”的征文比赛，得了一等奖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，一跑就是几十年。多少痛苦，多少欢乐，多少荆棘，多少坎坷，多少心血，多少眼泪，多少迷茫，多少犹疑。有过成功的辉煌，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，也有时候感到疲惫，想过放弃，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：“坚持！坚持！坚持就是胜利！”

我常常背诵一句诗：“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，我要完成那大业！”

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，无怨无悔，始终不渝。

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。”真的，要想从事文学创作，首先得当个愚人。这些年，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，多少人弃文学而去。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：“写吗？还写吗？”

当然，还要继续写下去。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，而是文学本身。光环可以逝去，可文学永远在那里。时间可以过去，可作品永远在那里。

笛卡尔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

李汉平说：“我写故我在。”

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。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。

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。小说是我孩子里的“心尖子”。

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，是我的白日梦。我在梦里腾越、飞翔，一次次触摸灵魂。灵魂是有温度的。灵魂在高处。

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、欢乐。塑造不一样的人物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于是，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。

西方人爱“再现”，中国人爱“表现”；西方人爱写实，中国人爱写意。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、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，构建我的小说世界。欣幸，我此生能遇见文学，遇见小说。于是我不寂寞，不孤独，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。为此，我感恩，我幸福。

当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梦·泪·梦》，发行二十多万册。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。那时候的人实诚啊。我回信都回不过来，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。

那时我才知道，文学是如此美丽。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。

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。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，风尘仆仆地赶来，一定要见我。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，上面竟是她手抄的《梦·泪·梦》的全部！

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，我哭了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儿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那地场儿偏僻，买不到这部书。我是借来的。人家催得紧，我舍不得还，在还之前点灯熬油，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。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。”

我再一次泪水潸然！

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转眼就是几十年！

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。

我从诗歌起步，后来写散文、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……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。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小说。

去年九月，我在美国旅行。在纽约，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。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，没想到竟聊出个“重大发现”。

我说，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，第一次到纽约来。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，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。

他笑了，问我做什么工作。我说：作家。

他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如实相告。

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。”

“什么作品？”

“《大房子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很惊讶，很惊喜。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？

今年六月，在北京，我见到了《大房子》的责任编辑马合省，把这件事说给他听。

我说：“《大房子》这孩子挺出息，到美国留学去了。”

合省是个幽默人儿，他说：“哪是留学？已经入住纽约，是拿到绿卡了呀。”

我们相视，爽然而笑。

为了《大房子》的出版，我感谢合省。

为了《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》的出版，我感谢合省。

文学不是百米冲刺。文学是马拉松。

我已经不年轻了，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。

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，无法替代。今天，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。它们够不上集团军，也算是个小分队吧。

但我愿亲爱的读者能喜欢。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，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！

李汉平

2015 年 11 月

“金宝儿！金宝儿！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唬娘，娘经不起吓了啊！”

当金宝儿再一次浑身抽搐，昏倒在地上的时候，金宝儿娘扑过去，摇撼着儿子那瘦弱的肩膀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哭着，喊着，叫着。那声音很尖锐，很凄厉，好像在叫魂儿。

当金宝儿一次次昏过去的时候，金宝儿娘真为他叫过魂儿。她照人说的，在金宝儿的头顶上方立过筷子，立过鸡蛋。她曾经拉住金宝儿的手高一声低一声地招呼：“金宝儿啊，你回来，娘在这儿等你哩。”

一次次的有惊无险，一次次的死里逃生。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他足足昏迷了三天三夜也没有醒来。

有人从十几里外的镇子上请来个郎中。郎中看着金宝儿那张蜡黄的脸儿，那可真是蒙张纸该哭的过儿了，又给他号号脉，摇摇头，啥也没说就要走。

金宝儿娘把家里攒了好久的一篮子鸡蛋全拿出来，交给郎中：“你给俺说说，俺金宝儿这病……”

郎中把鸡蛋放在那张白木桌子上，说：“给孩子准备后

事吧。”

“噉”的一声，金宝儿娘锐锐地哭起来，那哭声一直能钻到云彩里去。

那郎中一脸歉意，他摆摆手，勾着腰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乡亲们探询地看着金宝儿娘。咋办？备白木棺材还是备草席？

金宝儿娘突然止了哭声，一巴掌甩下一串眼泪珠子：“俺金宝儿命大，死不了！多少回都挺过来了，还在乎这一回！”

“那咋办？还咋办？”

金宝儿娘沉下一条心，想了想：“把白毛仙姑请来吧。”

白毛仙姑是村东头的一个老太太。一场大病以后，好了，就说自己通了灵，会跳大神儿会治病。她用香灰和水给人当药喝。她披着一头长长的白发又唱又跳的，说自己是神灵附体。她会尖着嗓子唱“天灵灵，地灵灵”，唱“房头的鬼，你出来！炕角的鬼，你出来”……

村子里的人信神灵。村里人有病进不起医院，于是，白毛仙姑就成了他们的“神”。

白毛仙姑来了。她行动敏捷地在屋子里跳来跳去，那一头长长的白发飞起来好像一朵飘飘的云。

金宝儿娘虔诚地望着她，等着她的香灰和水之类的药方。她心里也在默默地祈祷着：“老天爷啊，你睁睁眼吧，救救俺儿子金宝儿吧。俺给你许个愿，要是俺儿子好了，俺给你供个大猪头！”

金宝儿仍在昏迷中，没有醒来的迹象，只不过身子不抽搐了，变得直挺挺的，好像死过去了一样。

“白毛仙姑……”金宝儿娘迟疑地叫一声。

这一次，白毛仙姑没有用香灰和水，她吩咐旁边儿的人：“去打两桶井拔凉水来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白毛仙姑瞪了一眼，那意思是：“神仙的事儿能随便问吗？”

挑来了满满的两桶井拔凉水。

“仙姑……”金宝儿娘忍不住叫一声，她有些害怕。

白毛仙姑瞪她一眼，金宝儿娘便把到嘴边儿的半句话收回去了。

金宝儿娘眼睛一闭，横下心来，反正依旧是依旧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

只见白毛仙姑身手敏捷，拎起一桶水用力朝金宝儿的头上泼去。

“哗”的一声，那张先前蜡黄的脸变得惨白。

“天！”金宝儿娘心疼地叫一声，差一点儿昏过去。

白毛仙姑拎起第二桶水，朝金宝儿那瘦嶙嶙的胸口泼去。“哗”的一声，水花儿溅了满地，金宝儿的身子动了一下儿，又动了一下儿。他长长地吐一口气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声音微弱地叫了一声：“娘……”

“唉唉唉！”金宝儿娘一迭声儿地答应着，忍不住喜极而泣。“金宝儿，金宝儿，你可回来了，你把娘都吓死了。”

这时候白毛仙姑抚一抚她那长长的袖子，要往门外走。

金宝儿娘急忙扑过去，跪在地上给她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：“谢谢仙姑！谢谢仙姑！”然后冲到白木桌前，把那篮子鸡蛋递过去，“家里日子紧巴，也没啥好孝敬的，这点儿鸡蛋你拿去补补

身子。”

白毛仙姑没有接，只是说：“给你儿子补身子吧。”说完就飘然而去。一头长长的白发在风里飘，好像一朵白云彩。

“仙姑，仙姑……”金宝儿娘喃喃地叫着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也不知道是老天爷听了金宝儿娘的祈祷，还是金宝儿命大，还是白毛仙姑的井拔凉好使，金宝儿再一次死里逃生。

金宝儿娘哭着，笑着，又哭又笑着，再一次跪在地上，“咣咣”地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谢谢老天爷，让俺儿子又活了，俺许了愿要还，俺这就给你买猪头去！”

这乡下女人有些愚，她不知道老天爷不用人上供的。她从乡亲那儿借来些钱，买了一只猪头，还杀了一只鸡。烩上猪头炖上鸡，一时间屋子里像过年一样充满浓浓的香味儿了。

猪头上插上筷子，摆在白木桌子上。老天爷没有神像也没有牌位，就多在心里叨咕几声儿吧。

“娘，俺饿。”金宝儿说。眼睛盯着那只香喷喷的猪头。

“饿就先吃个鸡腿儿吧，喝口汤儿。”

“俺想吃猪头肉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

“猪头肉，片片儿香。这个顺口溜儿大伙儿都知道。”金宝儿那蜡黄的脸上浮起一个充满憧憬的微笑。这个微笑把他的有些丑陋的脸照得很柔和、很明亮。一双眼睛里泛出动人的神采。他好像一只不起眼儿的纸灯笼，被从里面点亮了，透出温暖的活力。

吃是一件美丽的事。人从一生下来，嚅动着花蕾一样的小嘴儿吸吮母亲的乳汁开始，就有了对于吃的企盼、渴望。特别是穷

人家里的孩子，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，这种渴望就来得更加强烈。

“娘，俺闻到年味儿了。”金宝咂咂嘴，咽口口水。

“是，是过年哩。你能活下来，就是咱们家的年。”金宝儿娘说。

“娘……”金宝儿眼巴巴地望着那只炖好的猪头，眼睛里泛起一些贪婪的光儿。

金宝儿娘把饭菜端上了桌儿。有黄乎乎、油汪汪儿的山蘑菇炖鸡，有香喷喷的煮肉汤炖白菜。可是金宝儿还是把黏糊糊、有些发痴的目光瞄向那个猪头。人说，猪头肉片片儿香，一个地场一个味儿哩。

金宝儿娘说：“金宝儿，人生在世得先敬天。天就是老天爷哩。俺跟老天爷许过愿，你好了，俺要供一个猪头。这上供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，得供一阵子才吃哩。要不老天爷不乐意哩。”

“嗯哎。”金宝儿顺从地点点头。

他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。他听见自己的喉咙里“咕噜”地响了一声，紧接着，肠子里猛地抽了一下筋儿，便东撞西撞起来。

穷人家的孩子，没吃过啥好东西，猪头肉对于他，就是最好的美食了。

这金宝儿，从小儿落下个头疼的病，头一疼起来就浑身哆嗦，昏死过去。一来二去的，耽误了长个儿，十七八岁的人了还那么瘦瘦小小的，像个孩子。一次次疼痛的折磨，使他脸上早早地生出皱纹了。于是村子里有些嘴损的人编排着三七疙瘩话儿：“远看十四，近看四十。能吃能喝儿，是个白痴。”

金宝儿听了这话，气得不行。他发疯似的大叫着，要去收拾

那些人。人家嘻嘻哈哈地跑走了。金宝儿憋了一身的怒气没处儿发，便一拳劈在柳树上，震裂了虎口，震伤了手腕儿，有些热辣辣的血流下来，一流就是半胳膊。

个儿矮是事实。一个男人个儿矮，自尊心就伤了半截儿。他曾悄悄地跑去问郎中，有没有管长个儿的药。他也曾在自家的门框上一吊就是半天。这倒练了臂力。不生病的时候他跟人掰腕子，村里一般大的人谁也掰不过他。

人渐渐长大了，就有一些心事。可这心事只能埋藏在心底里。跟谁也不能说，跟谁说谁都会笑话他。就连跟娘也不能说。娘不会笑话他，可娘会可怜他。他不愿意被可怜。

夜里，金宝儿从炕上爬起来，只见窗外的半轮月亮，斜了。他觉得心里闷，就跑到村外的树林子里去，“嗷嗷”地吼了一阵。那声音很吓人，一会儿像虎哮，一会儿像狼嚎，没有人能听出来那是他的声音。

哭出一身汗，吼出一身汗。让夜里的风一吹，透心儿凉，可是这心里空了，敞亮了。

金宝儿走出那片树林子。他跪在地上，对着那深蓝深蓝的，泛着蓝宝石一样光芒的夜空磕了一个头：“老天爷！老天爷！俺这辈子就这样了吗？俺想过好日子！俺想活出个人样儿来！”

四周，响起了回声：“好日子——好日子——人样儿来——人样儿来——”

吼过，哭过，三个响头把额头都磕出血来。金宝儿自觉得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他踉踉跄跄走出树林子，让林子里的风一吹，觉得有精神了。心里好像有一个睡了很久的人在这一刻醒来

了。这时他才发现，原来在自己心里还有另一个自己。他活泼自信，一点儿都不自卑。他乐乐呵呵儿，一点儿都不愁眉苦脸。

金宝儿回到家，看见那只在月光下微笑的猪头。它肥头大耳，一脸福相，它笑眯眯地看着金宝儿，栩栩如生。

金宝儿想，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的祝福吧。金宝儿说：“老天爷，对不住，俺饿了。你别怪俺馋，俺真真是饿了。”就撕下一只猪耳朵吃起来……

二

那一年，山东闹大旱。多少年也没遇见过那么重的旱情。一连三个月都没下雨，地里的庄稼都干得“唰唰”的，点根火柴都能烧起来。地干得裂了口子。口子开始有手指粗，后来像一溜张开的小孩儿嘴。地渴啊，庄稼渴啊，还有人，渴啊。

村头儿的那口井，越掏越浑。辘辘把摇得山响，可打上来的水是越来越少了。

村上发了些救济粮，可不够干啥的。又旱得干了井儿，简直没法儿活人了。

很多人家都不下地了，下地也是白耗力气，还不如留点儿精神头儿活命哩。

就金宝儿固执，小小的个子，“出达出达”地天天还扛着锄头上地里刨。

村里人都笑话他：“那傻人都傻透腔儿了。这时辰还刨个啥劲儿？还能刨出个金元宝儿来？”

金宝儿娘说：“宝儿啊，别刨了，刨也没啥用了。”

金宝儿一根筋，说：“地对不住人，人得对得住地。”

金宝儿娘说：“人啊，不能太傻了，不能一条道儿跑到黑。到啥山头唱啥歌儿，到啥时候说啥话吧。这地场儿不活人，你找

能活人的地场儿去。”

“娘，去哪儿？”金宝儿有些茫然地问。

“咱这地场儿的人，活不好的时候就闯关东。”

“关东，关东多远啊。”金宝儿有些胆怯了。他从小儿长到这么大，就没离开过老家的村子。

“老老年儿的时候，遇到灾年，祖上有不少人闯关东。那地场儿的土肥，活人。不少人就在那边儿活出人样儿来了。”金宝儿娘眯起一双细长的眼睛，慢声慢语地说。

“娘，你看俺，行吗？”金宝儿问。问这话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膛，又踮起脚儿，努力使自己的个子显得高一些。个子矮，是他的一块心病。

“金宝儿，你行！”娘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俺个子矮，又瘦又小的……”

“秤砣虽小压千斤。”

“俺怕俺犯起头疼病，昏死过去没人理没人问。”

“天下这么大，走到哪儿都是家。哪儿都是好人多。”

“娘，要走咱们俩一块儿走吧。”

“俺舍不得这地，这几间草房儿。”

“那你就舍得儿子？”

“俺是寻思给你留条活路儿。你在那边混好了，把娘接去。混不下去了，回来还有个家。”

“娘，俺不要退路，好活歹活咱们娘儿俩在一块儿。”

“娘还能跟你一辈子？自个儿的路得自个儿闯。你得长大，长成男子汉。”

“他们说俺，没有三块豆腐高……”

“多高你也是个男人。你若是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了，谁

还瞧得上你？”

“娘！”金宝儿忍不住哭了。说不上是自卑还是委屈。

“是，你不高，你不俊，还有点儿碯碯。可你是娘的宝儿，娘信一个理儿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从你让两桶井拔凉儿给浇醒那阵儿俺就信了，俺还信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将来会有大出息。”

“娘！”金宝儿伏跪在地上，深深地、长长地叫了一声，仰起头来时，已经是泪流满面。

“走，明天你就走吧。”娘说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闯关东啊，投奔你大爷去。听说那边儿好活人，有白面大馒头、猪肉炖粉条子吃。”

金宝儿听了这话忍不住“咕噜”一声咽了一口口水：“可是娘……”

“娘就在这儿守着，等着你回来接俺。”

金宝儿自小儿孝顺。娘说：“顺者为孝。”

金宝儿抹抹眼泪说：“俺听娘的……”

娘东挪西借，凑了几斤苞米面儿，贴了几个苞米面儿饼子，装进枕头套子里，又摘些头年晾的地瓜干子，也装进去，说：“金宝儿，这个你路上吃。”

金宝儿瞅瞅家里，盆儿光碗儿光，心里很是不忍，说：“娘，你留些。”

娘说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四时难。”

娘说：“穷家富路。”

“嗯哎。”金宝儿憨乎乎地点点头。